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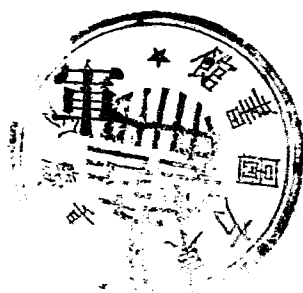


木蘭從軍

歷史演義叢書
譚正璧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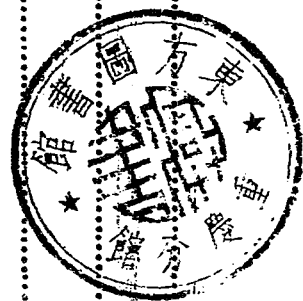
譚正璧編

木蘭從



木蘭從軍目錄

一	射雁驚衆	一
二	代父入伍	七
三	酒肆調情	一四
四	軍中破諜	二〇
五	單騎救主	二六
六	危營代將	三二
七	設計挫敵	三八
八	班師榮歸	四四



二 射雁驚衆

一個美麗的秋天早晨，天上堆滿朵朵白雲，兩行新雁正從雲中掠過。突然聽的一聲，一枝箭從地面上直沖進雲裏，把其中的一隻射落了下來。其餘的都吃了一驚，零零亂亂的向四面散開，一會兒仍舊排成行列，向着原來的方向飛去。

那隻雁落下的地方，有個人飛馬過去，下馬把他拾了起來，原來是一個年輕美貌的姑娘。她拾了雁，依舊翻身上馬，正待回去，忽然聽得背後有人喊道：『留下來！留下來！這是我們的東西，你怎的偷了去？』她連忙回頭看時，原來是鄰村的一羣少年們，他們手裏都拿着弓箭，有的騎馬，有的徒行，也在那裏打獵。爲首的一個叫老李，



射到牠們：可是你這風吹得動的小姑娘那有這本事？」她怒道：「老

這是她從小便認得的，剛才就是他在和她開玩笑。她回問他道，「那個偷了你們的東西？」老李道：「你還說呢！你是花家村的人，到李家村來打獵。」說到這裏，指指她腰裏縛的雁、兔、野雞等說道：「這個雁，這個野雞，這兔子，都是我們村裏養的，你不告而取，豈不是偷嗎？」她說：「天上飛的，地下走的，這都是在村子外面打來的，干你們鳥事？」老李道：「天上飛的，地上走的，都要本事去

李，你不要欺侮我木蘭是個小孩子，你那知我沒這本領！」這時候，這羣少年們已把木蘭團團圍住，她一時要想脫身，已經無路可走。

當下老李續對木蘭道：「你既有本事，你敢當場試驗給我們看，我們才放你回去；你要是說謊，連人帶馬留在這裏，讓你媽媽拿錢來贖。」木蘭道：「也好，只是怎樣試法？」老李看看地下道：「可恨沒有兔子跑來，牠們都給你嚇走了。」又望望天上道：「還好，那邊有一隻失羣的孤雁正在掠過來，限你一箭把牠射下；要是兩箭，那就不算。」木蘭道：「這有什麼希罕？待我一隻手反手把牠射下來，才顯得我的本事。」老李道：「不信，一隻手，又是反手，怎麼射法？」少年們也都道：「不信！不信！」木蘭道：「不信，所以要試給你們看。你們瞧着，這樣開弓，這樣搭了箭把手反到背後，這樣的

去射天上的雁落地。』她一壁說，一壁把弓箭試做給他們看。老李也拿了弓箭學着她試，可是試來試去不成功。木蘭道：『如果把雁射下來，你們還有什麼話？』老李道：『那有什麼話，立刻放你回去。要是不能，哼，……』木蘭道：『不要囑嚇了，大丈夫一言爲定。各位請看，雁來了，我要射中牠的左翅膀。』衆人都抬起了頭望着空中，木蘭乘機用力鞭馬，突圍而出，回頭對他們道：『各位再會！我回去了！』衆人才知上了她的當，面面相覷，只有眼送木蘭一直向花家村馳去。

話說木蘭回到村裏，她的母親已在家門口望了好久，一見木蘭，便道：『你整天在外邊亂跑，還記得回家嗎？』木蘭指着腰裏的東西道：『媽，你看。』母親道：『看，看你這樣子。還像不像一個女孩

子？」木蘭道：「媽，我因為爸爸的病剛好，所以我才出去打點野味



兒回來，讓他老人家開開胃口。」母親道：「你爸爸爲你一天不同來正在生氣呢！……快悄悄兒的走後門進去，換了衣服再去見爸爸。」木蘭上前去緊抱了母親道：「我的好媽媽。」母親推她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快去吧，把這些打來的東西也藏起來。」她別了母親，拉了馬，偷偷地沿着圍牆走到後門口去。她把馬拴好了，卸了鞍，到井邊去提了一桶水倒給牠喝，才悄悄地從後門走進去。

那知她才進後門，便見爸爸怒容滿面，站在簷下，不覺一愕。她只好上前去叫：『爸爸。』父親道：『一個女孩子家，成天在外頭亂跑，還成什麼樣子？』木蘭正待作答，看見姐姐弟弟和母親都在走過來，弟弟嘴裏嚷着：『爸爸，你看姐姐打了這樣多的東西。』父親回頭埋怨母親道：『我常常從軍在外，你瞧你把女兒教成這種樣子！』母親道：『她也從來沒有作過什麼壞事，頂多不過是歡喜打獵罷了，誰叫你從小就教她使槍射箭，把她的心都玩野了，還要來怪我！』木蘭也對父親道：『我因為爸爸病後胃口不好，特地去打來給爸爸吃的。』父親聽她這樣一說，怒氣漸漸消了，指着雁、兔等問道：『這些都是你打的嗎？』她點點頭兒。父親搖搖頭說道：『你不要騙我，我不相信。』她的弟弟從旁插嘴道：『這是真的，姐姐比爸

爸還會打獵呢。』父親又對她道：『好，以後可不許你再出去。——還不快去換了衣裳。』木蘭連聲道：『是。』她正待走到房裏去，又被父親喚回來，命令她道：『從今晚起，罰你三天織一匹絹，不織好不許出來！——聽見沒有？』木蘭很天真地答道：『聽見了，爸爸。』

正在這個時候，一個戴着高帽子的差官從外面進來，嘴裏嚷着：『這裏有個花弧嗎？』

欲知差官來找花弧做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二代父入伍

原來花弧便是木蘭父親的名字，他這時已過了兵役年齡，不知怎的，仍給地方官列入軍籍。那時正值隋朝文帝在位，北方的突厥忽然

大舉來犯，朝廷準備抵抗，便下令徵兵。地方官奉到命令，分別用文書來召集在鄉軍人。那個差人來找花弧，就爲此事。當下花弧招呼差人，接了文書，正待請他喝茶，那差人因還有許多文書要送，急急辭去。花弧拆開文書一看，頓時愁容滿面。他的夫人問道：「莫非他們又來叫你去打仗嗎？你的病還沒全好。」花弧點點頭道：「正是。而且這次是去抵抗突厥，要到極冷的北方去。這有什麼辦法？不去又不能。可是一切我和你到晚上再細談。」

到了晚上，木蘭的姊姊和弟弟都睡了，木蘭一個人坐在機房裏織絹，但她一邊織，一邊又停下來偷聽父親和母親在房裏說話。只聽得父親道：「這一次去從軍，能不能活着回來是說不定的，家裏的事全要你當心照管。」母親道：「你年紀大了，病還沒好怎麼可以去？」

父親道：『我倒不要緊，譬如從前戰死了，沒有回來。只是家裏沒人照應，太兒子又死。兩個女孩子又擋不得風火，樹蘭年紀還小，要不然，他倒可以代我從軍，也免得我老死他鄉。』母親嗚咽地道：『我和你做了二十年夫妻，你在家的時候又少，一家大小都要靠你，偏偏又逢到了這樣多事的年代。』父親勸慰她道：『別傷心了！』木蘭聽到這裏，忍不住連聲歎氣。父親聽得了，問道：『誰在那兒歎氣？』她答道：『是我。』父親道：『半夜三更，一個人歎氣幹什麼呀！』木蘭不回答，索性嗚嗚咽咽地哭泣起來。

老夫妻倆拿了燭台到隔壁機室裏看見木蘭停止了織絹，哭得淚流滿面。父親重又問她道：『你到底爲了什麼，不織絹，只管哭？』木蘭哭着答道：『爲的是爸爸。』父親道：『是不是爲我白天責了你幾

句，在這裏生氣？」木蘭道：「爸爸責我是好意，我爲什麼要生氣呢？」父親道：「那麼究竟爲了什麼？」木蘭道：「因爲爸爸要去從軍，我想你年紀老了，又有病，去不得。就是媽，她要是沒有了爸爸，也不能把這家支持下來。大哥已死了，姊姊就要出嫁，弟弟又小，你那裏可以去得？」父親不覺動容道：「你的話果然不錯，可是你不知道，軍令如山，怎麼能夠不去？況且爲了保衛國家而犧牲一家，是應該的，我爲什麼不去？」木蘭道：「爸爸，我想代你去。」父親道：「代我去做什麼？」木蘭道：「代替爸爸去從軍。」父親不覺大笑道：「那真是孩子話，這那裏使得！」母親也道：「不要瞎說了，一個女孩子家，怎麼能夠去打仗呢？夜深了，快去睡吧。」

老夫妻倆正要退回房去，木蘭却止住他們道：「爸爸，媽，慢些

回來，我還有話說。我想爸爸從小教女兒一身武藝，留在家裏也沒有用處，不如替爸爸去從軍，一來盡孝，二來盡忠，得勝回來，讓人知道女孩子也能光大門楣，就是戰死沙場，也心甘情願。爸爸你允許女兒吧。」父親這時非常感動，上前拍拍她的頭道：「你的孝心我很歡喜，可是我怎樣能夠讓我女兒去冒名頂替？」木蘭道：「那很容易，我可以改扮男裝。」這時母親也插入問：「那怎能瞞得人家，村裏村外的人，誰不知道你是女孩子？」木蘭道：「那也不妨，爸爸，媽媽儘管對人說我本來是個男孩子，因為怕我養不大，就扮成女裝。如今長大了，所以改換男裝，去代父親從軍。」父親道：「還有，上官不答應怎麼辦呢？」她想了一想回道：「我想，如果把爸爸年老多病去向上官說明，女兒再演些武藝給他們看，他們只要不脫空，不見得會

不答應。』母親看見父親被木蘭說得心動了，忙止住道：『使不得！使不得！這不是說着玩的事。』木蘭雙膝跪在父母的面前道：『女兒已有決心，爸爸媽媽成全了女兒吧。』父親又輕輕撫她的頭髮說道：『你能有這樣的胆量和志氣，我倒不忍攔阻你，可是上戰場不是好玩的，到那個時候可不要懊悔啊。』木蘭堅決地說：『女兒年紀雖輕，倒也懂得大義，無論怎樣艱苦，決不後悔！』父親聽了，大爲興奮，對母親道：『好，媽媽去把我的軍衣拿來，讓她穿起來試試看。』母親道：『讓我自己去。』她一邊說一邊跑到父親房裏去，一回兒，她已換好軍衣走出來，果然好一位年輕的將軍，雖然不是殺氣騰騰，却也英俊非凡。

到了明天早上，花弧正在客廳上和夫人商談木蘭從軍的事，忽然



看見一位少年將軍從門外走進來，到了他們面前，行了一個軍禮，說道：『花老將軍，花夫人，小將有事稟報。』花弧道：『請問將軍尊姓大名，有什麼事見告。』那將軍不覺嗤的一聲笑着道：『小將是花木蘭，……』花弧夫妻大喜道：『好極了，像極了，你真像個男孩子，但是要常常留心，不要無意中露出馬腳來才好。』欲知木蘭是否真的代父從軍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木蘭從軍

三 酒肆調情

過了幾天，官中又差人來催，木蘭便穿了父親的軍衣，同村裏一羣在籍的軍人同去入伍。這時朝廷已委定辛平爲元帥，統率全軍，星夜趕往前線應援。木蘭入伍後，也立即隨軍出發，一直行軍到黃河南岸，才駐軍紮營堅守。黃河的北岸，便是突厥的大營所在，他們常常要偷渡過來襲擊，因此沿河二三里以內，營壘密接，日夜防守，不稍鬆懈。

日子稍久，木蘭同營的兵士，因見木蘭少年英俊，武藝超羣，待人又和氣，都待她十分親熱。因此她在軍中雖不比在家舒服，精神上却很愉快。一天，恰好輪到放假，同營的一個兵士叫李勝的，拉她到

附近村子裏去閒逛。木蘭起初不允，李勝激她道：『人家見你不大歡喜閒逛，常常一個人在着，所以都說你是個女子，獨有我不信，常常替你辯護。可是照今天情形看來，他們說的倒是真話了。』木蘭道：『讓他們說好了。誰不知道我爸爸媽媽因為養不大，把我從小改裝女子，新近才改裝過來，因此舉動有些不自然。如果我真是個女子，爸爸媽媽會放我出來嗎？你不要信他們的話。我今天倒要和你出去閒逛給他們看看。』李勝見她允了，非常高興，便和她一同走出營外。

話說大營附近一帶，雖有幾個小村，却十分荒涼，村裏除了幾個小雜貨舖、茶館、酒店外，都是農民們的住家。但自從大軍在附近駐守以來，兵士們在放假時常到那裏去消遣，所以茶館、酒店的生意特別興盛起來。其時有個姓張的老嫗，她的家裏恰巧有間空着的屋子，

便也開了一個臨時小酒店，自己當壚，叫她女兒薇明做堂倌。開幕以後，起先兵士們因為她家有酒可喝，有姑娘可以調笑，所以生意特別發達。不料薇明却艷如桃李，冷若冰霜，她待顧客們只盡她職內的本分，對於他們的調笑，置之不睜不睬。這樣一來生意便漸漸平淡下來，只有幾個歡喜清淨的老實主顧，常到她們店裏去閒坐。這天，李勝拉了木蘭回到她們店裏，張嫗見李勝是老主顧，連忙叫女兒過來招待。薇明也素來知道他是個老實人，對他笑了一笑，便來到他們桌前。李勝也笑道：『今天我替你們介紹一位新主顧來，你們應該另外備些好酒請我。』說到這裏，又轉過頭來對木蘭說：『木蘭兄，你要喝什麼酒，儘管吩咐這位薇明姑娘，只要不是外國酒，她們店裏都有。』這時薇明的眼睛不由地直注在木蘭的臉上，瞪着不動。只聽見

木蘭答道：『小弟從來不會喝酒，只能隨便奉陪一二盃，就煩李勝兄



吩咐罷，我連酒名都叫不出來。」李勝一壁聽木蘭答話，一壁看見薇明那副形容，不覺暗暗好笑，便道：『也罷，姑娘你把我常喝的酒燙上來吧。不過今天的酒菜須得好一些，你隨便揀兩三樣送來便了。』

薇明才應了一聲，轉身退去。

當下李勝看見薇明那種情形，比了往日全不相同，知道她對木蘭有了愛慕的意思。他笑對木蘭道：『木蘭兄，你真幸運！來這裏的弟兄們，誰不想得到她的青

睬，可是她誰也不肯睬睬。今天老兄一到，還望着你，捨不得走，可見她愛你極了，這個媒人我可不能不做，這樣，可以省我不少喝酒的錢。」木蘭道：「李勝兄不要說笑話，這是違犯軍法的。況且我們是出來替國家打仗的，那有功夫來做這種閒事！」李勝笑道：「逢場作戲，就是元帥也怕難免。我們此後生死難知，目下有酒儘喝，有姑娘只管玩，也沒有什麼對不起國家。況且她自己中意你，又不是你去強迫她。」木蘭正將再答，徽明已端了酒菜嬾嬾婷婷的送過來。李勝一看盤中，一隻全雞，一個大羊蹄，一盆雞拌兒，不覺吃驚道：「太多了！太好了！吃不完，也吃不起！」徽明笑道：「不用急。吃不完，照下來我們可以吃；吃不起，今天我請客，不要你化錢了。」李勝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你們開店爲了什麼？我們又不是專門吃白食的。」

徽明道：『開店是爲了做買賣，但有時也可以把自己的東西請客；我也知你們不是來吃白食，可是我請的不是你，』她說到這裏指着木蘭道：『是這位爺。』李勝不覺哈哈大笑，轉首對木蘭道：『如何？我的話可對？』木蘭答道：『小弟從來不曾到這裏來光顧過，承姑娘這樣兒待怎能担當？這筆賬由我來還吧，我本來應該請請李勝兄。』徽明笑道：『你不曉這樣說，這位李勝爺他知道，我們從來不肯輕易請客的。只因看見爺這樣年輕，便遠離了故鄉和爸媽到這裏來爲國效力，十分發憐，又是十分敬慕。這一點酒菜不值得什麼，只要希望你常同李勝爺到這裏來照顧照顧，那我們便感恩不盡了！』木蘭見她說得十分真誠，不覺微微一笑，釐一笑却更引起徽明的歡喜，忙提起酒壺，替他們各斟了滿滿一大盃。李勝招呼她也坐下同飲，她正在躊

曙，忽然有別的顧客來了，她才懶洋洋地轉身走去招呼。

欲知後來的客人是誰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四 軍中破譯

話說李勝和木蘭一看後來的客人，原來是鄰營的排長張明，和一個不相識的人。當下他們向張明招呼了一下，便坐下來自管自喝酒。張明讓那個人在一隻離李勝等較遠的桌子上坐下，薇姑問他們吃些什麼，張明道：『待我看看他們吃些什麼再說。』他一邊說，一邊走向李勝等這邊來。他一看見他們吃的全雞全蹄，不覺暗暗一驚，心想道：『我是個排長，如果吃的不及他們，不但客人面上說不過去，就是給薇明這小丫頭也要瞧不起。』一時不覺沒有主意起來。木蘭正要

站起來說話，薇明却跟在張明後面插嘴說：『今天却承這位爺新來光顧，請李勝爺大吃。店裏只備一隻雞，張爺如果也要，可就沒有了。』張明道：『也罷，那麼也來一個全羊蹄，一盤雜拌兒，其他的等吃完了再說。』說着，向兩人告辭，退到自己的桌子坐下。這木蘭等果然沒有付錢，只是謝了她幾聲，就告辭回營。自從這次以後，木蘭也時常拉了李勝同到她店裏喝酒，她待她也一回親熱一回。木蘭爲了要免除人家疑心她是女子，有時也故意和薇明調笑幾句。因此更把薇明弄得十分迷戀起來。

有話卽長，無話卽短，主帥辛平因爲準備反攻，正命匠人趕造大批精銳兵器，所以在黃河南岸一駐幾月。一個晚上，恰輪到木蘭等在元帥府守夜，那時已是極冷的冬天，又遇月黑，大北風吹得人們委實



忍受不住。木蘭和李勝派在府前駐守，其餘的人都分派各處要地。到了半夜，李勝凍得縮成一團，嘴裏不住叫苦，木蘭一邊勸慰他，一邊睜着眼注視遠近的地方。忽然一道黑影，從遠遠裏一個營帳邊挨過來，木蘭眼快，早已拔出刀來準備，一面偷偷指給李勝看。可是李勝眼鈍，只是看不出來。說時遲那時快，那黑影突然疾馳過來，早給木蘭一躍而前，用刀刺去。但聽啊喲一聲，黑影已經倒在地上。李勝也跳上前去，幫同木蘭將他揪住。這時元帥府裏也已聽得外邊的聲音，

沒有睡覺的人連忙拿了燭火出來瞧看。木蘭在火光下把那人的頭翻過來看時不由的一怔。原來他就是上次同張明在張嫗酒店裏喝酒的那個人，穿着一身黑衣服，這時中了刀受下重傷，已掙扎不起來。木蘭看見李勝眼鈍，沒有認出來，便也不說。她這時早已定下主意，想從偵察張明入手，把奸細們一網打盡。當下他們把這奸細身上細細翻查，除了殺人的兇器外，還帶着許多引火的東西。他們一看，便知道他這一來，如其給他達到目的，非同小可，連忙去稟知元帥。元帥也早已聞報，起身升帳。木蘭上前將經過稟明，只是不曾把認識他的事說出來。元帥忙叫他們把奸細送進帳來親自審問，不料那奸細因受刀傷流血過多，剛把他抬到帳中放下，便在地上伸了伸腳死去。

奸細既死，口供無從問起，當然查不出他的同黨來。元帥這時也

知道軍中已有不少奸細，下令親信的部下嚴密戒備。過了一天木蘭剛巧輪到假期，又拉李勝到張嫗酒店裏去。他們剛才踏進店門，早已望見張明又同着一個陌生人在裏面喝酒。木蘭若無其事地進去，薇明見了，連忙過來招呼。木蘭和李勝揀了座位坐下，薇明早已把他們喝的酒和愛吃的菜送上來。這時張明已見了他們，照常站起身來招呼。木蘭道：「張排長你真會交朋友，今天又來了新貴友了。像我和李勝兄離開了故鄉幾千里，那會有朋友來看我們。不要說朋友，就是自己的親戚也不會遙遠地到來探望。張排長，你真有本領！」道罷，微微冷笑。張明聽他話裏有因，忙道：「木蘭兄，你真會說話。我的朋友都是偶然在這裏碰到的，他們都有職業，那會專誠遙遠地來看我？」說到這裏，轉身對那同飲的客人道：「陸舟兄，我說的話對嗎？你不

是因爲到北邊去買羊皮，給突厥的兵搶去了，逃過河來才和我碰見的？」那人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如果碰不到你，我囊中不名一錢，恐怕要歸不得故鄉呢！」木蘭道：「張排長不用急，我是和你說笑話。不過我正有一句正經話要問你。」張明忙問：「什麼話？」木蘭道：「我要請你老實告訴我：上次同你在這裏喝酒那朋友姓甚名誰？他做什麼事的？從什麼地方來的？現在到那裏去了？我們是同志，我要你說老實話。」張明聽她一說，面色不覺微變，忙強笑答道：「那一位？我甚記不起了，請你詳細提示我。」木蘭道：「就是我初次到這裏請李勝兄大吃的那天碰到的。」張明假做沉思了一回，正要回答，那個和他同飲的陌生人忽然站起身來道：「張明兄，我還要去趕路，多喝了不便，我要告辭了。」木蘭偷覷他的面上，露出慌張的形容，

不覺暗暗好笑，便不再回張明盤詰，只管坐下同李勝喝酒。那張明留了陌生人幾句，陌生人堅執要走，張明就送他同出店門。

欲知張明此後如何行動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五 單騎救主

話說木蘭等到張明送那陌生人走出酒店後，便問薇明：『他們以前可曾一同來過？』薇明想了一想道：『大約在六七天以前他們同上次你初到這裏遇到的那個人一同來過，喝了有大半天。前天他們又來，只瞪兩個人了，那陌生人不知爲了何事把張明埋怨了一頓，弄得不歡而散。不知怎的，今天又在一起了。什麼到北方去買羊皮等話，我想都是謊話，你不要信他。』木蘭就輕輕把那晚刺死的奸細就是第

一次在這裏同張明喝酒的人的話說了一遍。李勝不覺詫異道：『當爲什麼我沒有看出來？經你一說，果然相像。怪不得今天你一問張明，他面色有些改變，一時又對答不出了。可是怎麼好，軍中有了這樣多的奸細！』木蘭道：『我正爲這事，要到這裏來和李勝兄商量，而且還要請薇明姑娘幫忙。』薇明道：『花兄不要說笑了，我能幫你什麼忙？』木蘭道：『剛才我問你，你回答了我，就是幫了我的忙。以後只要留心那些到這裏來喝酒的軍士們的言語舉動，如有可疑之處，你便報告我。那你更幫我不少的忙了。』薇明道：『那容易，橫豎這裏生意很清，不致留心不過來。』李勝道：『木蘭兄有何高見？願聞其詳。』木蘭道：『我到現在沒有把認識李勝兄的事稟告元帥，原恐打草驚蛇，反被他們漏網。今天張明見我已將他察破，恐怕他不

是逃走，便立刻有所舉動，這倒不可不防。我想請你把這事傳知和我們相熟而且又靠得住的兄弟們，我自去稟告元帥，從速加以處置，以免發生意外。」李勝道：「這主意不錯。」當下兩人就別了薇明各自分頭進行。

話說木蘭回營後正將到元帥府去報告，忽然奉到緊急命令，敵人正在預備大隊渡河過來，這裏所有軍隊，須全部開到河邊去防守，以防敵兵上岸。木蘭見事機危急，不能再事躊躇，連忙跑到元帥府請見。辛平聽說是那晚捉獲刺客的木蘭來見，立刻傳她進去。木蘭向元帥行軍禮畢，就稟道：「現在事機緊急，望元帥恕小人前晚不言之罪。」說到這裏，接着把前後遇到張明同那奸細和陌生人喝酒的事一一稟明。元帥道：「你的意見果然不錯，可是你應該先秘密告我，那

麼可以早事預防。今天軍情緊急，如果他們乘機內應，却非同小可，而且我們又不知他們究竟有多少同黨。木蘭，我本想賞你提獲奸細之功，升你做個校尉，到這裏來服務，因為事忙沒有發表。現在我立刻升你，你可回營去把你親信的人都帶來，屬你管轄。時候已不早，你可以快去就來。」木蘭謝了元帥，連忙回營去帶了和他同隊的一隊人過來，元帥吩咐他們暫駐在帥府近旁。這一隊人裏面，李勝當然在內，他見木蘭升職，自然十分高興。他恨不得立刻去告訴徽明，只是目下軍情緊急，使他不能請假出營，只有笑着歎氣。

果然說完，辛平，待大隊兵士開到沿河佈防後，吩咐木蘭率隊看守帥府，親自騎了馬到前線去察看防務。木蘭送元帥走了，也就自率領隊往明國出巡邏。她正騎了馬過林裏，經過酒店前經過，瞥眼又見林裏

緝捉獲。一會兒，火已撲滅，木蘭命將奸細帶過來審問，她低頭一



看，不覺大怒，原來他正是那天張羈酒店裏和張明在一起自稱買羊皮的人。她忙吩咐部下把張明等三人同他一起上了重鎊，以防逃走。又吩咐李勝代行她的職務，嚴守帥府，自己親自到前線去報告元帥。

話說元帥平到達河邊時，正在察看部下防務，瞥見敵人忽然大隊從河中坐了船過來，元帥即忙下令兵士放箭，把敵人射死不少。可是他們還不怕死的只管過來，不知怎的，這方面有一部分軍隊忽

中止射箭，就給敵人衝到岸上。元帥大怒，率了親兵親去迎敵，不料忽然來了一枝冷箭，射中元帥背上，元帥險些落馬。正在十分危急的時候，忽見木蘭單騎趕到口呼：「元帥不要心慌，待小將來殺退敵人。」欲知木蘭能否將敵人殺退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六 金盡代將

話說元帥辛平正在十分危急之際，看見木蘭單騎來救，十分歡喜，便令部下跟了木蘭向前殺去。木蘭一馬當先，向敵兵衝殺，長槍起處，敵兵紛紛倒地。部下見她異常勇猛，都大爲興奮，人人拚命，個個爭先，把敵人殺得落花流水。敵人自知難敵，便紛紛後退，想下船逃走。木蘭急命部下放箭，將舟子一一射死，船既無人能夠搖動，

已下船的敵人，也統統給木蘭射得一個也不活。辛平看見木蘭大勝，河裏的敵船已紛紛退去，便也鳴金收兵。檢點部下人數，共有二三人受傷，並沒一人死亡，不覺爲之大悅。木蘭知道元帥受有重傷。忙命親兵扶下馬來，用肩輿送到帥府。辛平到了內寢，即命人去請軍醫。一面召木蘭即來聽令。木蘭進去見了元帥，先告了帥府被焚之罪，又將捉獲張明等之事告知。元帥道：『目下軍中奸細，不止他們三人，應該從速設法破獲，以除後患。即如剛才敵兵沒有上岸時，竟有一部分兵士暗中接應，不肯奉令放箭。這事須你立即查明，非從嚴處辦不可。』木蘭奉命前去不提。

元帥待木蘭去後，又命將張明等帶進內室，用嚴刑審訊。張明等熬受不住，都一一招承。原來張明有一親戚，素在突厥做買賣，與突

賊人十分要好。這次突厥來犯，他們就叫那親戚帶了許多珠寶到隋軍中來運動。那親戚先與張明接洽，許以事成之後，封他做元帥，把南方約土地都給他管理。張明不過是一個排長，一聽到可以一躍而爲元帥，又爲一國之主，心裏如何會不動？他便用珠寶去運動同隊的人，果然利令智昏人叢的很多。張明又用空頭官銜去許他們，騙得人人歡喜，個個想做奸細。那天晚上原想到帥府去放火，然後借救火爲名，把帥府包圍，活捉元帥，獻與敵人。不料放火的人，給木蘭捉獲，以致沒有成功。今天又想乘敵兵渡河之際，在後方搗亂，搖惑軍心，不料又給木蘭將火救熄，而自己相同黨也給木蘭捉住。正問到這裏忽報木蘭從前線回來。元帥召她進見，問她已查明了沒有。木蘭一見張明，便用手指道：「真元帥，不放箭的正是他的部隊，現在已經別營

的兵士把他們完全繳械，正待元帥後命。」元帥道：「出賣祖國，罪不容誅，本帥執法如山，決不輕恕，快傳令把他們一一斬首，以儆效尤。」木蘭正欲前去傳令。元帥忙道：「這不須你親往，只要派李勝前去已足。本帥還有事要分派你。」木蘭果然停住候令。

話說元帥因張明做奸細領袖，十分可惡，便命將他和兩個敵人派來的奸細一同活活剛死。一切分派完畢，便令軍醫進來醫治。原來元帥所中之箭，恰在背上要害之處，剛才因在一時盛怒之下，倒也不覺得怎樣。這時他才覺傷處十分疼痛，漸漸忍受不住。軍醫替他把箭鏹取出時，不覺痛得喊起來。軍醫忙取傷藥敷上，才覺稍稍好些。等到軍醫退出後，他傳木蘭到床前，對他道：「本帥有一件要事要告訴你，只是目下不便公開發表。但本帥受傷很重，怕一時不易就愈，目



事又輕，怎能担当這樣重大的職務？望元帥別雅賢能暫代，小將決不

前軍情緊急，朝不知夕，如其不先陳你說，本帥一旦不測，必生變卦。這次敵人來攻，如沒有你來救援，不獨本帥早已陣亡，恐怕這時全軍都已覆沒，這地方也早不爲我們所有。你立了這樣大功，本帥不能不有以奉酬。今晚我要寫奏章，奏明皇上，荐你繼承我的職務。在未奉到皇上批准以前，我想請你暫先代行職務，而把荐你繼承一事，暫時保守秘密。」木蘭聽了，連忙謙讓道：「小將是初出茅廬，年

能當，至于向朝廷報舉一事，尤望元帥打消成議，小將無論如何，不能接受。這是小將心腹之言，並非矯情推讓，望元帥容納。元帥道：「將軍這次立功，是爲國家；本帥推荐將軍，也爲國家。而且除了將軍外，也沒人建過像將軍這樣的大功，叫我去荐何人？此事本帥早已決定，將軍萬勿推辭。」當夜元帥就下了一個手諭，大意是說：本帥因受傷必須靜養，所有元帥職務，暫委花木蘭將軍代理，部下任何人等，都須聽他命令，如有違犯，悉照軍法處置勿貸。

手諭一下，全軍都十分震動，因爲大家都知道花木蘭所立之功，確實不小，但她不過是個校尉，元帥竟能降格重用，一躍而升爲代理元帥，真是軍中少有的事。雖然也有一部分自己沒用而嫉妒他人的人，說元帥重用她，全因她有救他的私恩，並不真的爲了國家。但沒用的

人究竟只會說些沒用的話，結果一無影響。倒是多數的人，因見木蘭再次升遷，都想建立大功，與她並駕齊驅。從此內部十分團結，對於木蘭，也由尊敬而服從。因此木蘭代理元帥職務以後，軍容較前尤爲嚴整。敵人聞訊，好久不敢再來進犯。

欲知木蘭是否實授元帥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七 設計挫敵

話說木蘭自代理元帥職務後，辛平的傷勢日見沉重，但他天天盼望著京中的詔令來到，以便交卸責任，免誤大事。一個晚上，他自知翻將不起，就將一切後事付托木蘭。木蘭這天因爲得到敵方又將進攻的消息，正在佈置應付的計劃，擬將沿河居民除少壯外全部後撤，誘

敵上陣，然後加以痛剿。他見辛平病勢危急，留在軍中不便，勸他移往後方去醫養。辛平不允，木蘭只好將她的計劃告知，且道：「我軍如始終堅守，敵方來攻，我才抵抗，那麼敵爲主動，我爲被動，敵方問世亦遲。我方也須一目堅守。這樣下去，日子一久，是自老其師，敵愈如突然大隊來攻，必遭失敗。現在小將的計劃，是誘敵深入後，擊敵人不防，我立刻從兩面夾攻，加以痛擊。如將敵兵擊退，即繼之以反攻，立即渡河去收復失地。這樣，軍事結束有期，最後勝利必能達到。」辛平聽了，大爲贊許，也說道：「將軍儘管依計進行。我已垂死的人，倘能在這裏看着將軍成功，死也瞑目。」

當下木蘭就吩咐傳令兵四出通知當地百姓，限他們在三天內將老弱病孺一律遷往後方，家裏沒有壯丁的，命兵士幫助同遷，所有一切

損失，待打平敵人後由政府酌償。這個命令一下，百姓們立即照行。這時張繼婦女，因木蘭以薇明有幫助破獲周謀大功，賞了許多勳章。所以已將酒店閉歇。薇明聞知木蘭已升元帥，知道她因地位關係，決不會再到她那裏去，自己又沒有名義可以去見她，悵悵不已！這次奉劉命令，也只好跟着衆人向後遷移。不料這時木蘭特派兩個親兵前來幫助，才知她沒有將她忘却，便反悲爲喜，專在後方盼着木蘭勝利的消息。三日期滿，木蘭又傳令部下，分成兩軍，向左右兩方撤退，中間由他自領少數親兵駐守。

話說隔河的敵兵探得木蘭將居民後移，又將軍隊後撤，以爲軍中必然發生變故，所以縮不陣地，以便堅守，就乘機大隊渡河來侵。他們到達南岸時不見一兵一卒，便全部陸續上岸，向前方推進。不到三



里，忽見前方有少許營壘，營外也沒有巡兵巡邏。他們自恃人馬衆多，不把牠放在眼裏，只管向前直進。人馬正近營壘，忽聽一聲砲響，木蘭一馬當先，率領部下數百人從營後直衝過來。敵將慌忙應戰，木蘭與他接戰數合，假做打敗，回馬逃走，敵將乘勝直追，約趕了二三里路，木蘭忽然雜在亂軍中不見。敵將正在疑惑之際，忽然又聽得號砲三聲，諸兵從兩旁纒將過來，喊聲大震，塵沙飛揚，不知有多少人。

她率了部隊，一聲不響，持槍直取敵將。這時敵將已十分乏力，又加心懷無主，一個不及招架，就被她刺落下馬。敵將既死，兵心大亂，都向後逃去。隋兵聯合追趕，殺死敵兵二三萬人。殘兵逃到河邊，想夢下船逃走，向河中一看，不禁暗暗叫苦。原來所有船隻，已在他們開進時，給木蘭派兵奪得，都已搖往附近小港安置，預作渡河北進之用。敵兵無奈，只好棄下兵器向隋兵乞降；其不願降的，都跳在黃河裏淹死了。

其時主帥辛平住在離前線不遠的臨時帥府裏，得到木蘭大勝消息，不禁從牆上快活得直跳起來，嘴裏大喊：『最後勝利的日子快到了，我死也瞑目了！』喊罷，在滿面笑容中瞑目長逝了！木蘭正在派人搜索殘敵，一面整理隊伍，忽報辛平逝世，不覺爲之下淚，連忙

辭去替他料理後事，將遺柩暫厝在附近一個廟宇裏。喪事才畢，忽報朝廷差使臣來到。原來文帝接到辛平奏章，便批准了他的陳請，暫命木蘭代元帥，一俟再建大功，續行實授。木蘭招待使臣畢，使臣道：「皇上如得知將軍這次的大勝利，必更重加封賞。望將軍速將這次有功將士寫表奏上，待在下乘便帶回。」木蘭果如所命，送使臣回去。

赫轡敵方中計受挫，因渡河之兵既全軍覆沒，河北駐兵不多，怕木蘭渡河來攻，不值一擊，便遣使來議和，願以黃河爲界，從此兩不相犯。木蘭召集諸將商議。其中有個姓王的裨將，他主張可以接受敵方的請求，以爲我軍如渡河往攻，敵方以逸待勞，我軍傷損必多，而且萬一失利，反而前功盡棄。不如借此停戰，前功既可不失，敵人一時無力來攻，可以相安一時。但李勝却竭力反對，以爲這是敵方的

緩兵之計，而且河北的失地也仍被侵佔。我軍應當立即進攻，趁他們救兵未到，必能將失地完全克服，這才是一勞永逸之計呢。木蘭道：「李將軍的見解很不錯，本帥也有此意。望諸位協力同心，克日渡河北攻。國家安危，在此一舉，最後勝利，也即將達到了！請諸位繼續努力！」

欲知木蘭是否將失地恢復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八 班師榮歸

諸說木蘭自拒絕和議後，即預備大舉渡河北伐。當下他見從敵方奪來的船隻還不夠應用，便下令向附近民家徵用。百姓們見她每戰必勝，命令一到，都甘心情願毫無隱匿地把所有船隻都獻出來，而且都

自願担任搖船的職務。木蘭大喜，賞了許多金銀，叫他們各先回去安家，然後再來服務。部署既定，便定期出動。她先命李勝預備草人數百，穿上軍服，一一安置船上；另用一隻裝有堅甲的船，裝上大鼓數面，叫兵士數人坐在船裏敲擊。所有全隊大軍，除酌留一部駐守南岸外，其餘仍分作兩大隊，從東西兩旁渡河進擊。到了一個月黑之夜，木蘭下令將裝草人的船從正面向對岸開去，待到將抵岸旁時，停止不許再進，一面只管不住地擊鼓。兵士們嘴裏都銜了東西，不許發聲，從東西兩邊偷渡上岸。敵帥聽得鼓聲，知道隋兵渡河來攻，連忙將殘兵集中一起，下令向河中不停地放箭。放了足足半夜，鼓聲仍猶未歇，却不見半個隋兵上岸。正在疑惑不解間，忽聽左右兩旁有人馬到來，在暗中逢人便殺。敵帥大驚，忙傳令後退，兵士已被殺死不少。

於是且戰且走，一直退到離河二十里外的康城，得和本國的援兵會合，才得停下休息。那時東方已有些發白了。

木蘭渡河擊破敵兵南侵的根據地後，一路繼續前進，追擊殘兵。忽報前面已近康城，敵方得到援兵接應，正停止不動。木蘭聞報仍令繼續進攻，不要氣餒，援兵一破，敵方便完全失敗了。果然，敵方援兵只有數千人，他們原料知隋兵進攻的人馬必定不多，所以敢停留等待。不料隋兵大隊沖來，把他們隔成數段。敵帥一看情勢險惡，急急傳令退兵，已經不及。木蘭親自在前衝殺，將士見她這樣，都勇氣百倍，把敵人殺得七零八落。木蘭遇見敵帥，喝令他『快快投降！』敵帥不敢迎敵，只管向後亂竄。木蘭一箭射去，敵帥應聲落馬。木蘭的步兵趕上去斬下頭來，獻與木蘭。木蘭持了首級，大聲呼道：『你們

主帥既死，還不快快投降！』敵兵一見木蘭手中主帥的首級，果然都紛紛棄械投降。——從昨晚渡河北上，到這時敵兵全部覆沒，一共不到于個時辰。從此河北百姓，得以重獲自由，莫不歡天喜地，都稱頌木蘭的功勞不已。

木蘭克復康城後，以康城離邊境不遠，趕緊將殘敵肅清，即派重兵到邊境去駐守。敵方因連遭大敗，不見一兵一卒生還，也只好堅守邊疆，不敢再來侵犯。捷報報到朝廷，文帝大悅，封木蘭爲保國大元帥，派使臣攜帶十萬白銀，到康城來犒軍。 木蘭一面款待使臣，一面宴請諸將，在軍中大開筵席。正在喝得高興的時候，當地的百姓們又宰了許多豬羊，燒熟了送來。木蘭親向他們道謝，留下他們一同喝酒。直喝得酒空肉盡，才盡歡而散。

木蘭從此便在康城設立元帥府，繼續整軍經武，又命當地流亡在外的百姓依舊回來，重操舊業。他又抽徵壯丁，加以訓練，使他們都有保衛鄉里的能力；又行保甲制度，使奸人不能潛伏，以免敵方間諜再來窺伺。又因北方地面荒涼，交通阻滯，她親自率領部下，築了許多公路。百姓一見，都出來參加工作，不到一年，河北一帶，都四通八達。人口因此也逐漸密盛起來。木蘭看見一切都已大定，可無後患，便上書政府，請求班師。文帝准奏，另派大將前來代替，命木蘭即日班師，入朝進見。

話說長安城裏，聽說那位獨力打退敵人收復失地的少年將軍班師回來，都擠在街市上觀看。木蘭到了京師，即命大軍駐紮城外，自己率領將士騎馬入城。百姓一見，都高聲歡呼，把許多鮮花向他們身上

擲來。木蘭等見了，只管對他們微笑點頭。到了午門，黃門官入報，



八班師榮歸

文帝立即召見。木蘭率諸將匍匐而進，到金鑾殿上，行禮既畢，文帝便命站起身來。當時殿上君臣們都但聞木蘭之名，不知她究竟是個怎樣的英雄，今天一見他面貌秀麗，身材苗條，不覺都十分納罕，幾乎不信她有那樣的英勇，會把敵人打退。當下文帝開言道：『這次敵人犯境，倘沒有花將軍奮勇抵抗，用計擊退，國家早已垂危。朕本擬即日召回，論功行賞，因邊疆地遙，伏莽未清，要你繼續肅清，以絕

後患，所以現在才准班師。全軍自遠道回來，路途勞頓，特許放假休息三月，再待後命。朕今日封花將軍爲兵部尙書兼全國兵馬大元帥，其餘諸位都封將軍，明日隨同花將軍在武華殿賜宴，卿表朕爲國撫慰賢才的誠意。』木蘭聽了，連忙俯伏奏道：『臣有苦衷須向陛下奏明：臣這次應命入軍，原爲臣父年老有病，軍令峻急，因此代父入伍。所有一切軍功，都是僥倖得來，所以所有封賞，一概不願接受。惟祈陛下下令全國整頓軍籍，將老弱的名字除去，以免再有人像臣父的遭受壓迫。臣今日即將所有封誥奉還，求陛下賜臣回鄉，以慰臣父母多年懸望，不勝幸甚！』文帝道：『將軍爲國立功，朕正將繼繼任賴，何得忽萌退志？卿父受追，這是前任兵部辦理不善，今既任卿爲兵部，正好行使職權，依卿意改善，何必言去？』木蘭俯伏不起，堅

決懇辭。文帝見她這樣，便道：「那麼朕暫准你即日回去省親，賜假三月，到期再行來京就職，毋得再辭，有負朕意。」木蘭見說，立即叩謝出城，帶了幾個親兵，坐下快馬，連夜動身趕回本鄉。

話說木蘭早行夜宿，不多幾日，已到花家村。到得家門前，下馬進門，恰遇父親和母親都在堂上，連忙上前相見。母親一見，忙把她抱在懷裏不放，快活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當下弟弟也來了，已長成了許多，姊姊也出來相見，手裏已抱外甥。母親吩咐弟弟送豬羊來款待姊姊和親兵。木蘭就把過去一切，滔滔不絕地講給一家人聽，講到文帝封她爲尚書郎時，父親幾乎不信會有這事。講了一回，她又跑到裏面自己房間裏去，打開箱子，拿出衣服來換了。又對着鏡子，戴上首飾，搽上花粉，自己看看，依舊和當年一般模樣。她回復了女裝



跑出來，親兵們見了，都十分納罕，暗暗道：「怪不得初時人人都猜她是個女子，原來到底沒有猜錯。」當下父親對親兵們將木蘭代他人伍的緣故說明，親兵們才知元帥不但是個忠勇的將軍，也是個難得的孝女，因此越發敬服。

過了三月，占城國又來進犯中國，文帝立召木蘭進京，想派她領兵去抵抗。木蘭這時便將女扮男裝事陳明請罪，文帝覽奏，才知道那天在金殿堅決辭職的原因，嗟歎不已，差人賞賜她許多珍奇寶物，只好另派大將前去。

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



分類號數.....
900
372.64
D117

登錄號數.....
D3161

木蘭從軍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一九四五年四月蓉再版

價

著者：譚 正 璧

版者：上海北新書局

發行：集 成 書 局

成都陝西街四三三號